

万二喜把酒和花布往桌上一放，就翘着肩膀在屋里转一圈，他是在看我们的屋子。我说：

“队长，二喜，你们坐。”

二喜嗯了一声在凳子上坐下，队长摆摆手说：

“我就不坐了，二喜，这是凤霞，这是她爹和娘。”

我送走了队长，回到屋中指了指桌上的酒，对二喜说：

“让你破费了，其实我有几十年没喝酒了。”

二喜听后嗯了一声，也不说话，翘着个肩膀在屋里看来看去，看得我心里七上八下。家珍笑着对他说：

“家里穷了一点。”

二喜又嗯了一声，翘着肩膀去看家珍，家珍继续说：

“好在家里还养着一头羊几只鸡，福贵和我商量着等凤霞出嫁时，把鸡羊卖了办嫁妆。”

二喜听后还是嗯了一下，我都不知道他心里想什么。坐了一会，他站起来说要走了，我想这门亲事算是完了。他都没怎么看凤霞，老看我们的破烂屋子。我看看家珍，家珍苦笑一下，对二喜说：

“我腿没力气，下不了地。”

二喜点点头走到了屋外，翘着肩膀看看屋顶的茅草，点了点头后就走了。

我回到屋里，在凳子上坐下，想想有些生气，就说：

“自己脑袋都抬不起来，还挑三捡四的。”

凤霞尽管不能说话，但一看到我们的样子，就走到里面的房间，换了身旧衣服，下地去了。

第二天上午，我在耕田时，有人叫我

我抬起头来，看到五、六个人在那条路上摇摇摆摆地走来，还拉着一辆板车，只有走在最前面那人没有摇摆，他偏着脑袋走得飞快。远远一看我就知道是二喜来了，我是一点也想不到他会来。

二喜见了我，说道：“屋顶的茅草该换了，我拉了车石灰粉粉墙。”

我往那板车一望，有石灰有两把刷墙的扫帚，上面搁着个小方桌，方桌上是一个猪头。二喜手里还提着两瓶白酒。

那时候我才知道二喜东张西望不是嫌我家穷，他连我屋前的草垛子都看到眼里去了。

二喜带了五个人来，肉也买了，酒也备了，想得周到。他们来到我们茅屋门口，放下板车，二喜像是进了自己家一样，一手提着猪头，一手提着小方桌，走了进去，他把猪头往桌上一放，小方桌放在家珍腿上，二喜说：

“吃饭什么的都会方便一些。”

家珍当时眼睛就湿了。

二喜他们把桌子和凳子什么的都搬到了屋外，在一棵树下下面铺上了稻草，然后二喜走到床前要背家珍，家珍笑着摆摆手，叫我：

“福贵，你还站着干什么。”

我赶紧过去让家珍上我背脊，我笑着对二喜说：

“我女人我来背，你往后背凤霞吧。”

二喜听后嘿嘿直笑。我把家珍背到树下，让她靠着树坐在稻草上。看着二喜他们把草垛子分散了，扎成一小捆一小捆，我看一眼就知道二喜带来的人都是干惯这活的，手脚都麻利。下面的用竹竿挑着往上扔，二喜和另一个人在上面铺。别看二喜脑袋靠着肩膀，干活一点都不碍事，茅草扔上去他先用脚踢一下，再伸手接住。有这本领的人，在我们村里是一个都找不出来。

没到中午，屋顶的活就干完了。我给他们烧了一桶茶水，凤霞给他们倒茶水，看到家里突然来了这么多干活的人，凤霞笑开的嘴就没合上。

村里很多人都走过来看，一个女的对面家珍说：

“女婿没过门就干活啦，你好福气啊。”

家珍说：“是凤霞好福气。”

二喜从屋顶上下来，我对他说：

“二喜，歇一会。”

二喜用袖管擦擦脸上的汗说：

“不累。”

(选自余华《活着》，有删改)

[注] 万二喜，患歪脖子病，凤霞，因年幼发高烧未能及时医治，致哑。

(1)下列对小说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，最恰当的两项是(4分)

A. 小说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，从“我”(福贵)的视角叙述所见所闻，表达所思所感，使读者产生真实感，走进人物内心。

B. 前来相亲的二喜一直看破烂屋子而没怎么看凤霞，这让福贵担心二喜嫌家里太穷，福贵很反感二喜这种嫌贫爱富的行为。

C. 身体有缺陷的二喜与哑女凤霞相亲，给福贵一家贫苦的生活带来了根本性的转变，表现了作者对小人物命运的关切与思考。

D. 二喜第二次来到“我”家，给家珍带来吃饭的小方桌，把凤霞背到屋外才开始干活，这些细节都体现了二喜的心思细密周全。

E. 小说的语言冷峻又充满温情，简洁而能表达人物丰富的内心活动，例如文中描写家珍三次的笑，又如对二喜寡言寡语的刻画。

【分析】题目中A项涉及小说的表现手法，B项涉及情节和人物形象的刻画，C项是对情节的理解和主旨的把握，D项是关于情节和人物形象的刻画，E项分析小说的语言风格和细节描写，这些选项涵盖小说的表现手法、情节结构、人物形象等多方面的内容，如果把这些问题搞清楚了，对小说的把握就比较准确了。

这道题目的正确选项是AE。B项不正确，因为福贵对二喜的行为并没有“很反感”，更多的只是“担心”，而且二喜也并没有“嫌贫爱富”。C项说“给福贵一家贫苦的生活带来了根本性的转变”，小说中写到一些“转变”，但并不能确定是“根本性转